

20200622-20200923

原安價嘆：<https://www.plurk.com/p/nvta1g>

你是一個瑪莉蘇，接到上司任務要前往DC宇宙揍小丑。

這是你第二次到DC宇宙，前幾次經驗有點微妙，所以這次你決定選在總統辦公室開局。

身為一個瑪莉蘇，你當然擁有魅惑這個必備技能。而不管什麼手段，只要能把總統拉到自己這邊，任務一定會容易很多。

你不再猶豫按下傳送確認，彷彿五星從者召喚的虹光過後，你看見某個位有著大大鷹勾鼻的人坐在堅毅桌後面。

鑒於對方維持著坐姿，你無法準確判斷他的身高，但因為他正用黑傘的傘尖對著你……

總統辦公室還是橢圓形，天空還是藍色，你的頭髮也還是七彩的，所以為什麼奧斯華·科波特沒有在冰山俱樂部數鈔票？

你不確定企鵝人有沒有在哪個平行地球當過總統，只知道雷克斯·路瑟有參選過，但你也不是太擔心。反正你只會出現在同人地球，和所知情報不一樣通常是好事——或許小丑會比較好打呢。

有夢最美嘛。

面對黑沉沉的槍口，你緩緩舉起雙手擺出投降的姿勢，一邊表示自己沒有敵意，一邊悄悄打開主角光環。

「你是誰？」

你沒有回答，因為不需要。

召喚出自己的花瓣——今天是紅玫瑰，老實說連你也覺得有點太過了——糊了對方一臉，你趁企鵝人無暇他顧時欺近，在重新對上視線後彎起微笑，接著毫不留情的地往那個大鼻子揍下去。

上一次支線沒做到，這次總有了吧？

滿意的看著企鵝人倒在地上，你下一步決定要推翻國家政權成為總統。

雖然做過很多任務，但你還沒有當過總統呢，感覺就很好玩。再說連企鵝人都能當選，不是政府有問題就是世界有問題，再亂來點也不會怎麼樣。

你試圖放飛自我，推開辦公室大門準備出去找點志同道合的同伴——冒險的開局都這樣不是嗎——但一道突兀的七彩光芒落在你面前。那道光神似瑪莉蘇出現時的模樣，你定睛一看，發現竟然是七彩的小丑帶著七彩的交響樂團。

要素過多。

光芒在轉移完成後開始消散，只見嘴裡莫名其妙咬著一片吐司的小丑以一種非常少女的姿勢往前摔——你後退三大步，驚恐中帶著冷漠的看著他摔在你面前。

撲在地上的「小丑」頭頂一片五彩斑斕的綠，他撐著地板很快站起來，一口咬下吐司隨手把剩下的部份往後拋。

啪噠，你目送那塊缺了一角的吐司砸在某位樂團團員的臉上。

他很快嚥下嘴裡的食物，對你扯出一個誇張的笑容，「喔啦喔啦，你怎麼不接住人家呢？人家生氣了～」

話到後來是有點嗲的語氣，你打了個寒顫，不管這什麼東西，應該都不是你要揍的那個小丑。

於是你挑了一個比較安全的回答，「你那麼詭異的樣子誰會接。」

「我就知道，你忌妒我的美貌，忌妒我年紀輕輕就天妒英才，光宗耀祖。」他甩了一下頭，可能是想把頭髮甩起來，殊不知自己的綠毛根本沒長到可以被甩動。

你開始好奇這個神經病到底是誰，決定使用能力「支離破碎の主角威能」，結果發現他竟然是時態不明的羅賓！

不可能，太過份了，你會被上司打成一灘彩色泥巴因為腦粉的理智就像韓粉一樣多——等等這個比喻是不是不太友好？

總之，你得搞清楚發生了什麼，這位羅賓丑——或是丑羅賓——不行這兩個單字接在一起讓人生理不適——總之，總之，你至少得先知道他是哪一個。

你直接問他：「你到底哪位？」

語氣說不上好，但你顧不了太多，只急著得到答案。

「猜猜我是誰？」

他一個跳步繞到你後面——可怕的是你完全沒看清他的動作，更沒能躲開——伸手摀住你的眼睛，用韓文說出以上字句。

身為一個瑪莉蘇，你完全聽得懂他在講什麼，也知道之前很流行的配音梗。

完蛋，在被上司打成彩色泥巴之前，你的脖子可能要先斷一次。

你沉默一陣，在對方把你眼珠摳出來之前用壯士斷腕的氣勢開口。

「……傑森啊，手變粗了呢。」

除非倒楣到碰上性轉的史蒂芬妮，不然四分之一的機率主角威能應該扛得住——！

偉大的瑪莉蘇之神，請保佑你忠誠的信徒吧！

你用這輩子最虔誠的心祈禱著。

「很會猜啊兔崽子。」對方壓低聲音，不再用那種過度高昂的語調說話。

糟糕，眼睛更痛了，感覺他打算先挖出來再扭脖子。

但你畢竟是瑪莉蘇。

「謝謝誇獎，所以我猜對了嗎？」

反擊然後被上司打成泥百分之兩百會死一遍，嘴砲看看還有百分之一的機率活下來，傻子才選前面的。

他鬆開手，開始笑。

原本很輕、很小聲，然後越來越大，越來越急促——最後幾乎是上氣不接下氣的笑著。

你被嚇到了，具體反應是回過身往人家臉上揍一拳，揍完頂著對方眼神心虛的把手背到後面裝沒事。

但仔細想想，你覺得這真不能怪你。一個像你這樣柔弱的女孩子，被那種笑法嚇住不是很正常的事嗎？你只不過輕輕地打了一下，連打企鵝人的一半力道都沒有。何況你從頭到尾都算是受害者吧？脖子差點斷掉，眼睛差點可以當彈珠打著玩欸？

等等，眼珠好像只能當彈簧球……不對這不是重點。

於是你暫時拋開回去被上司做成消波塊沉海的可能，理直氣壯的看回去。

他又笑起來，比較正常的那種——你對正常的標準似乎正在降低——看著你說：「好痛喔，你要對我負責。」

端午節到了，你離中部粽也越來越近了。說不定今天放假的上司正隔著幾個次元看直播，你的人生即將走到盡頭……瑪莉蘇灌出來的消波塊會有彩光嗎？如果還像你本人一樣好看的話，爭取一下說不定能擺高一點而不是放底層，這樣四捨五入也算住進海景第一排，想想還有點小激動呢。

你開始在心中描繪西岸日落的美景。海浪、夕陽、上司扛著狼牙棒——不不不，你覺得自己還可以搶救一下，任務完成的好應該還有一線生機。

沒錯！當總統，不對，揍小丑！

於是你以老師宣布連假作業那般冷酷無情的聲音開口，「我拒絕，你不是我的菜。」

沒有希望就不要釣著別人，你是個有原則的好瑪莉蘇。

對方還是笑，笑得你心裡發寒。

——！

你又沒反應過來（這不太科學因為你剛才甚至還有打到他，但說實在的除了你自己根本沒有誰會和瑪莉蘇討論科學），眼前一花就被對方用扛麻袋的姿勢攔腰抱起，回到總統辦公室踹開窗戶往外跳——

你以為自己在白宮西廂一樓，沒想到一跳直接跳到某警局門口。

又一次空間穿越。你撐著對方肩膀硬是把自己拗成各種姿勢看了週遭一圈，幾輛印著BPD的警車以及建築本身大大的字都表明它確實是布魯德海文警察局。但認真的？跑到高譚警局都比這裡好，至少高譚義警不在裡面工作，而這邊可是有認真上班執勤的某位世界靈魂人士。

喔，別提他不當警察的世界線，那表示一切更糟糕。

雖然光是現在輕描淡寫把你丟到地上的這位綠毛人士會出現，就已經好不到哪裡去了。

無視自己隱隱作痛的屁股，你起身拍拍衣服，想趁對方看起來不打算管你時溜走。沒想到通往自由的道路還沒踏出第一步，你就被拽著衣領拖到某個警察前面。

「你好，我們是被拆散的情侶，請幫我們公證結婚。」

「呃……」

警局不負責這項業務吧。你完全沒關注過這方面的資料，也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需要知道，但這不妨礙你從無辜警員錯愕的表情判斷。

但好像有點太驚訝了。

你這才注意到對方胸口的名牌上印著「R. Grayson」。

不是吧……

視線忍不住下移又想起以自己的角度只能看到正面，於是你往上開始觀察那張高於普通顏值的臉，最終除了頭髮很黑眼睛很藍以外沒得出什麼新結論。

氣氛陷入奇妙的僵持。各種因素評估下，你決定先像被拎住命運後頸的貓咪一樣安分待著。

「你們好啊，要結婚的話，這邊出去右轉直走再右轉穿過一條小巷後左轉就是民政事務局喔。」另一名路過的警察湊過來，打破凝重的局面幫忙回答。

你聽見一個完全不該在這裡出現的名詞，驚訝到結束裝死直接問出來，「這裡沒有民政事務局吧？而且結婚不是去教堂嗎？」

至少看過的影集都這樣演。

「那是一般後面公證的部分。正確來說應該先去登記處，通常會設在地方法庭之類的——」好警察格雷森邊幫你解釋邊一起往新來的警察指的方向看，結果被眼前景象怔得一時失語。

街景像被切斷再接到另一個地方，你看著幾公尺外的簡體字招牌沉默。

這世界也太撲朔迷離了吧。

到底怎麼回事？

命運的後(衣)頸(領)還拎在別人手上，你只好繼續被興致莫名高昂的傑森(既然沒直接否認，你暫且先這麼稱呼)拖著走。剛才指路的警察不知所蹤，交響樂團早在跳樓轉場時就被留在白宮裡，你們附近除了跟上來的格雷森完全沒有別人，甚至沒有其他活物存在的聲音。有點毛骨悚然。

你討厭鬼故事，瑪莉蘇都討厭鬼故事，可是DC宇宙本身就是某種意義上的鬼故事，就連你其實也能算作鬼故事——

「歡迎來到結婚公證期間限定店！兩位是來申請的嗎？」

據說是民政事務局的地方矗立著一棟粉紅色建築，從裝潢到剛剛搭話打斷你胡思亂想的店員都帶著迪士尼公主風，店面公告用難以閱讀的可愛字體寫著：

「這裡是結婚公證期間限定店☆
只要雙方本人到場就可以在這邊結婚喔♡
✨全部流程最快只需要半小時✨
(不含排隊時間)」

……來個人救救你吧，不是人也行。

顯然瑪莉蘇大神沒聽見信徒的祈禱，你只能自救。

深呼吸一口氣，你終於拿出自己放倒企鵝人的氣勢，在對方壓著你朝奇怪文件蓋指印前奪回衣領，隨後瞄準後腦勺一拳把人攆在桌上，逃跑。

你很確定這一擊得手，就算是蝙蝠俠都得暈。

格雷森沒有管你而是先去看傑森狀況——幾乎可以確定那是迪克了——於是你迅速脫離店家朝來時的方向狂奔，打算從布魯德海文前往高譚。

你平安逃回布魯德海文，又隨便找條路跑了一段距離，確保不會再次被跟上。甩掉人後你心情好了起來，雖然彷彿空城的布魯德海文沒有車可以搭也沒有人可以問路，但你相信自己的方向是正確的，繼續往前一定可以走到高譚。

一段距離後，你聽見叩嘍叩嘍的聲音從身後傳來，回頭看一口氣差點提不上去——是傑森駕著獨角獸馬車在追。

你覺得還不如被鬼追。

跑，還是不跑，這是個問題。

你還沒來得及決定要不要跑，就被人抓住手臂硬拽著暴衝，左拐右彎竄進馬車過不去的巷子裡移動。

金色雙馬尾映入眼簾，你和半路劫走自己的小丑女大眼瞪小眼。

好的，問題來了。

已知剛剛追著你的小丑不是小丑，是前羅賓傑森·陶德；那麼現在眼前這個到底是不是小丑女，曾經的心理醫師哈琳·奎澤？

線索太少，你沒有辦法推斷。直覺告訴你應該不是——但直覺還告訴你這個世界很正常呢。

小丑女鬆開你的手臂，咧嘴一笑，「為什麼他這麼喜歡你呢，嗯？小可愛？」

誰知道啊。

你揉了揉剛才被抓的地方，吹彈可破的柔嫩肌膚已經泛紅，怕是等一下就會看到瘀青。

「嘿，回答我的話，親愛的。你為什麼到這兒來？布丁都被你迷的神魂顛倒啦。」她還是笑，雙手捧起你的臉頰，近的彷彿下一秒就要吻上。

顏值爆擊。雖然你天天都能在鏡子裡看見自己完美無缺的臉，卻是第一次直面小丑女的迷人魅力。但話語背後的可怕含義讓你瞬間驚醒——

如果是小丑女，她應該會幫小丑留下玩具。或者至少應該說「我的布丁」。

你內心隱隱有個不妙的猜想，可以的話並不想證實。

「好吧，雖然我真的不適合DC的黑暗風，但既然作者掏了一大筆錢……」身穿紅黑緊身衣的雇傭兵搓搓手，拔出背後的雙刀割斷樓層。

「噢，等等、等等，」他後退兩步，抬頭看向不存在的鏡頭，「我都要出場了，這個嘆難道不應該上小紅標嗎？」

——閉嘴，你才輔十五。快下去不然他們會以為我在湊字數。

「你就是啊，」死侍掀開樓層的分隔線，「好吧，不能限制級但有萊恩雷諾斯的超棒身材，還可以接受。」

「嗨，大家最愛的死侍粉墨登場～」

你和小丑女一起轉頭，突然出現的死侍正用雙手摀著臉，面罩白色眼睛部分從指縫看著他們，「哇喔，抱歉打擾了，你們繼續。」

小丑女愣住了，這讓你能掙脫她，後跳幾步保持安全距離。

「看來死侍寶寶動作太慢，錯過激情四射的熱辣現場了——算了，你們誰是瑪莉蘇？作者要我送她一程。」死侍停了一下改變姿勢，動作誇張的左右張望，不知想在這條昏暗的小巷裡看出什麼來。

「但是這有點太無聊。反正這裡沒有人，不如順便搶個銀行怎麼樣？我好久沒躺在錢上了。」

換個情況你會有點心動，但現在你只想擺脫這些奇奇怪怪而且總盯著你的人。

「她是。」你毫不猶豫的把鍋甩給還愣神的小丑女，把人絆倒朝死侍踢過去，「不用謝。」

讓他們自己玩去吧，恕你不奉陪。

你離開巷弄，順著路標繼續往高譚前進。

終於看到「歡迎來到高譚」的路牌，你非常感動。

但在你真正踏進去以前，天邊一道綠色流星閃過，降落在你面前。你翹首盼望天邊再來四道光(不然兩道也可以)，可惜綠光戰警真的只來一個，硬打有點困難。

心平氣和接受任務一波三折就是不會太容易完成的事實，你安靜的等對方說明來意。

不過這個身形和死侍好像.....錯覺吧，一定是錯覺。

「你掉的是這個金戒指，還是這個銀戒指？」

和死侍相似度高達87%的聲音這麼問。

回答都不是就會被硬塞戒指了對吧，太天真了，你是不會接這個梗的。

「銀的，謝謝。」

「太好了，拿去。」綠光戰警鬆了一口氣，把戒指丟到你手上，「終於只剩一個了。」

慢著，這跟你想的不一樣？

你伸出爾康手試圖攔下對方發問，然而好像很忙的宇宙警察咻一下飛走，完全不給任何挽留機會。

手上多了一個來路不明的戒指，你不敢亂戴也不敢亂丟，只好隨手塞進口袋當作無事發生。

就在這時，道路盡頭出現一個綠色小點並迅速放大——當然不會是綠光戰警去而復返，那抹綠來自對方腦袋上。

小丑朝你衝過來。

「把我的戒指交出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有別於上一位對結婚異常執著的綠毛人士，這個一邊尖叫一邊急速靠近的傢伙看起來就像正常的瘋子。但你絲毫不敢掉以輕心，畢竟從來到這個世界開始事情就沒正常過。

在裝傻和把戒指丟出去之間權衡三秒，你決定裝傻。

「什麼戒指？」你無辜的偏頭，「如果你找綠光戰警和他的能量戒指，他剛剛往那邊飛走了。」

你畢竟也不是什麼魔鬼，於是故意指了反方向。

小丑聽見你的話，原本扭曲成孟克吶喊的臉一瞬間換成笑容。

「什麼？噢不，不不不……」他的笑越來越大，在你注意力被他變臉震住時伸手抓住你的手腕，「寶貝，戒指都沒有你重要。」

這下你真的想發抖了。

正思考要如何處理這生死交關的危機，一陣引擎聲打斷你的思緒。你轉頭看見小丑女騎著重型機車疾馳而來，身後隱約可見緊緊抓著後把手吊在後頭，因車速過快雙腳離地被離心力甩來甩去的死侍。

小丑女身騎七彩重機，雖然沒有踏著七彩祥雲，但重機噴出了七彩車尾氣，裹在裡面的死侍四捨五入一下也算踩在雲上移動。

你很害怕，既不想嫁更不想被娶。瑪莉蘇大神有言：「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又說「珍愛生命遠離神經病」，由此可見現在迅速離開才是上策。

然而一切都來不及了。

小丑女徹底無視掛在車後的死侍，一個漂亮甩尾停在街邊——帶點惡意的那種無視，你看到死侍被距離力度皆為上乘的動作甩到整個腰撞上電線桿，嚇跑上面休息的鴿子們。

她俐落的跳下車過來，一手拉起你被小丑扣住的手，另一隻手蓋在小丑的手上。

「如果沒有你們，我就什麼都沒有了。」她的眼裡竟然閃著淚光，「我不能失去你們任何一個人。」

你覺得不太舒服。

「為什麼我們三個不能一起？」

小丑女發出會心一擊，你的靈魂遭受震撼，距離化灰只差一個擁抱。

「醒醒！你愛的不是我！」

你穩住心神咬字清晰的大喊，甚至抬起沒被抓住的手甩小丑女一巴掌，決心找回一個合格蘇該有的氣勢。

來啊，不就是八點檔。瑪莉蘇也是從普通少年郎長大的，以為你年少無知的時候沒看過嗎？

「你打我，你竟然打我！」小丑女難以置信的瞪著你，「連我親愛的布丁都沒有打過我！」

遠方還在挺屍的死侍堅強吐槽，「唬誰啊，他明明是打最凶的那個。」

小丑女轉身，氣勢洶洶的瞪著死侍，「我忍你很久了！」

她鬆開你的手，從異次元空間摸出一把錘子——這怕是個動畫宇宙——用力往死侍那邊掄過去。錘子旋轉著畫出漂亮拋物線，咣的砸在死侍腦袋上，然後透明波紋轟一聲往外炸開，除了你和小丑女以外的人瞬間僵直，不再動作。接著小丑女用力一扯，把你和小丑兩人分開來。是時停能力。不詳預感應驗，你是跑呢、還是跑呢，還是跑呢？

「敢跑我就把你腿打斷掛在行政大樓上當裝飾品。」小丑女，不，應該說你的上司冷酷無情的威脅。

「對不起。」你不知道自己做錯什麼才要面臨如此慘無人道的對待，但總而言之先道歉再說。

上司顯然沒有因此消氣。

「你知道從開安價到現在都過幾個骰子了嗎？竟然還沒揍到小丑，你智商稅忘記繳被停了是不是？」

聽不懂她在供三小的你只能再道一次歉，「我錯了，真的很抱歉，一切都是我的錯，絕對不是因為上司任務說明不清不楚。」

「我說明的不夠清楚？你是哪來的媽寶，還要我把情報整理好送到你面前！」上司扯住你的耳朵，「核心目的就是揍小丑，快掉到簡易級的任務還要我說明啥？打完小丑收工回家很難理解？」

她伸出另一隻手在半空中招了招，錘子咻一下飛回來。求生本能告訴你快跑，奈何你的耳朵還掌握在別人手中。

「我是要解釋自己現在才真正出場是因為超級反派搞出能切割重構世界的東西，搞到全世界七零八落整個宇宙都不正常？或是解釋笑氣炸彈在複數地點被引爆，造成很多偽小丑亂跑？還是解釋世界變異正在從高譚往外固定，不快點修正回來，世界畫風會變得比你還慘不忍睹？」上司放開你的耳朵，熟練的把你當地鼠一樣敲敲敲，「北七，要是你早點揍到人根本不會有後面這些事。」

不是，事情這麼嚴重就不要把任務分級分在普通裡面啊？再說你只是個普通的瑪莉蘇，又不是隔壁部門龍傲天，找不到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嘖，布魯德海文已經淪陷了，現在也不可能回去找夜翼，真是浪費傑森硬抗笑氣搞出來的操作……」上司又敲了你幾下，這次比較用力，差不多是可以把普通人腦袋打下來的力度。她眯起眼睛看向遠方，「來不及了，你就待在這邊見證世界末日吧，看能不能改改悠哉到壞事的個性。」

上司的錘子發出七彩光芒，最後一次打在你的腦袋上。

你變成了高譚岸邊一塊彩色的消波塊。

世界以極快的速度陷落。

英雄不復存在——一些被切割到另一個宇宙，一些受世界變動的影響，除了名字以外根本不是原本的人。有能力的人不再有良知，反派們不久後就開始互相爭鬥，從小範圍鬥毆到大範圍戰亂不過短短數月時光。重構後的世界來不及誕生新的英雄，飽受折磨的普通人們已經決定自我毀滅——他們看不到希望。

而變成消波塊的你這輩子最後擁有的光與溫暖，是核彈爆炸瞬間的能量。

END.

同場加映

死侍：所以我到底來幹嘛的？

嘆主：去問嘆神

上司：為什麼我沒有先把主角打成泥？

嘆主：因為使用神奇小錘錘只要一句話，水泥灌成消波塊我還得去查資料

主角：我本來真的以為可以當總統

嘆主：我本來真的以為你打的到小丑

哈爾：所以我到底來幹嘛的？

嘆主：前面問過了，下一個

迪克：現在想想，我戲份這麼少真是太好了

嘆主：不客氣，啾咪

傑森：……

嘆主：（跪在地上不敢抬頭）對不起但我下次還敢！！

好，真的沒了